

宋福聚◎著

大明江山

风雨情

洞察大历史背景下的人性善恶
明君暴君再现明成祖朱棣饱受争议的一生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宋福聚 ● 著

大明江山

風雨情

洞察大历史背景下的人性善恶
明君暴君 再现明成祖朱棣饱受争议的一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明江山风雨情 / 宋福聚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229-03938-7

I. ①大… II. ①宋… III. ①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56462 号

大明江山风雨情

DAMING JIANGSHAN FENGYUQING

宋福聚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陶志宏 何 晶
责任校对: 何建云
装帧设计: 张迟昱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华林天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 092mm 1/16 印张: 22.25 字数: 421 千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3938-7

定价: 3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六百多年前，中国曾发生过一起重大的历史事件。其影响之深远，可谓空前，直到今天，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仍留有它浓重的影子。

朱元璋成为大明王朝第一任皇帝之后，为了确保政权的平稳更迭，他不但把军政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一个人手中，还想方设法加强皇室力量，让二十多个儿子分驻全国各战略要地，拥有大量兵力和当地的军事指挥权，企图通过这样的办法来拱卫朝廷，达到世代统治的目的。

然而朱元璋没有想到，他在造福子孙后代的同时，也无意中给子孙后代更给全国百姓带来一场惨烈劫难。随着藩王势力的膨胀，势必会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早在朱元璋大封诸王的时候，就曾有人指出，藩王势力过重，数代之后尾大不掉，到那时再削王夺藩，就很可能酿成巨大祸患，汉代的“七国之叛”与西晋的“八王之乱”就分明是前车之鉴。可惜朱元璋此时已经被权势冲昏了头脑，只看到其制定政策有利的一面，非但听不进劝告，反而把劝谏之人抓进监牢，囚死狱中。

不过，不管个人强势多么不可侵犯，客观事实总有着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中央政权与藩王之间的矛盾，在朱元璋死后仅仅一年的时间里，就不可收拾地猛烈爆发开来。

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的长子，即太子朱标，因病身亡。朱元璋不听大臣劝阻，立太子的嫡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去世，朱允炆即帝位，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建文帝。朱允炆即帝位后，采纳了大臣齐泰、黄子澄的建议，为了防患于未然，决定对各地藩王抢先下手。他先强行剥夺了几个力量较弱的亲王爵位，然后准备向实力最大的燕王朱棣开刀，皇族内部矛盾迅速激化。建文帝君臣也清楚朱棣的实力和性格，为确保在削藩过程中不出现意外，建文帝秘密指派大臣监视朱棣，并希望能乘机将朱棣逮捕，不动声色地化解这场危机。然而种种机缘巧合，朱棣探听到了这一消息，立即诱杀了前来执行监视逮捕任务的大臣和朝廷将领，于建文元年七月，打起“清君侧”的旗号，起兵反抗朝廷，史称“靖难之役”。

朱棣最初起兵时，和朝廷雄厚实力相比，力量并不算十分强大，从兵力和所占据的地盘上讲，朝廷都占压倒性优势。但朱棣用兵有方，采取安远攻近的方略，迅速攻取北平以北的居庸关、怀来、密云以及以东的蓟州、遵化等州县，扫平北平外围，排除了后顾之忧。而朝廷方面，由于朱元璋即位之后大肆杀戮功臣宿将，朝廷已经没有什么富于作战经验的将领，加之建文帝优柔寡断的个人性格，

所谓兵力强大却难以发挥作用。双方作战三年，互有胜负，处于僵持阶段。

历史常常以宏大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但决定历史走向的，却每每是那些不为后人所注意的微小细节。正在朱棣几乎要绝望放弃的时候，南京宫廷里发生了一些琐屑而致命的变故。建文帝生性多疑，对宫廷太监们态度较为恶劣，而这些对建文帝大为不满的太监，无意中搞到南京城空虚宜迅速南下直取的情报，并成功送达到朱棣手中。于是，事情开始急剧发生转变，朱棣一改攻城略地的做法，放弃许多战略要地，大军迅疾穿过山东，直捣京城金陵。

建文帝做梦都没想到燕军会来得如此之快，顿时手足无措。建文四年的六月初三，燕军自瓜洲横渡长江，六月十三，进抵金陵金川门，守卫金川门的李景隆和谷王开门迎降。朱棣进入京城，在群臣的拥戴下即皇帝位，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明成祖，年号永乐。而在燕王朱棣杀进南京城后，建文帝在皇宫突然烧起一场大火之后便下落不明。有人说建文帝于宫中自焚而死，也有人猜测建文帝从皇宫的秘密地道逃走，落发为僧，云游天下，还有传说他于正统朝曾进入到宫中，生活了好多年后才寿终正寝。建文帝的真正下落，成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一大悬案。

明成祖朱棣是历史上争议颇大的一位皇帝。他开创了明初盛世，给全国百姓提供了一个安居乐业的大环境。由于当时北方还不安定，而京城南京距离北疆较远，指挥不便，朱棣下诏建造紫禁城，迁都北京，为建立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创明清六百年的政治格局。同时，朱棣在文治上也颇有建树，他任命解缙等人组织编修的《永乐大典》，被誉为古代类书之冠。他派遣郑和远赴西洋，这起前所未有的壮举，对中华文化的传播，意义重大。但朱棣也多疑好杀，好大喜功，不仅在他夺取政权以后对于政治反对派进行残酷镇压和杀戮，以后还建立了东厂，以恐怖手段来对全国官僚队伍乃至普通百姓加强控制，产生极大的负面作用。同时，太监的势力在永乐时期也得到充分发展，许多太监都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有些还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造成以后宦官擅权的重大弊病。

小说《大明江山风雨情》即以燕王朱棣与侄子朱允炆争夺皇权，以及朱棣坐稳皇位后的施政情形为背景。虽然反映这段历史的各类作品为数不少，但本小说的新意之处在于，不但生动地描摹了这段历史时期上层斗争的风云变幻，更通过大的历史事件和背景，着力挖掘人性内在的假丑恶与真善美。本书通过大人物的争斗和小人物的辛酸遭际悲欢离合两条并行线索，描写了那些决定历史走向的真正力量，再现一个宏大历史阶段的同时，更突出营造了足以震撼读者心灵的一幕悲喜大剧，使读者看到的是惊心动魄的历史，感受到的是现实生活的真实，相信会给读者留下耳目一新之感。在本书的完成过程中，有幸得到重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宋福聚 于2011年3月4日



序	1
一 凶险征程	1
二 生死序幕	14
三 得势与去势	26
四 君亲和血亲	39
五 潜流汹涌	50
六 无声惊雷	62
七 事事多磨	75
八 锋芒初露	86
九 密雨凄风	102
十 善恶交错	111
十一 风云突变	122
十二 惊险交织	136
十三 尴尬相逢	147
十四 道义和道具	160
十五 人性深处	172
十六 铁血济南	184
十七 曲终人未散	197
十八 舐血的杀戮	206
十九 纷乱亲情	222
二十 节外生枝	232
廿一 解缙的迷茫	242
廿二 恩怨两弥散	250
廿三 处处缠绵	269
廿四 内扰外患	296
廿五 夺权！夺权！	314
廿六 走不出的迷宫	336

一 凶险征程

广袤无垠的北方原野，春天的脚步总要比别处来得姗姗一些，已经过了立春，却仍然固执地在严冬逗留。凛冽寒风夹杂着细密雪沙抽打在突兀的枯枝上，瑟瑟发抖。灰蒙蒙的苍穹倒扣在头顶，让人压抑得有些透不过气。何况前几天的那场大雪几乎没有一点消融，结成硬邦邦的冰壳映照着天空的惨灰色，犹如一只巨大的死鱼眼珠子漠视天地，更使人感到从里到外阵阵茫然。

但是明朝继洪武年之后的第二个年号，建文元年的春天的确已经来到了。

正月十六这天，新上任的山东参政铁铉终于进入山东地界。中午时分，一家四口随着湍急的人流涌进临沂府城内。

作为即将就任山东第二号宝座的权势人物，铁铉本可以和家眷们乘坐八抬大轿，热热闹闹威风抖擞地从京师南京一路炫耀着过来。这当然无可非议，别的大老爷都是这么做的。然而铁铉没有，他不喜欢离普通百姓太远而成为他们观望的物件。夹杂在他们当中，自由自在地观察他们的一言一行，让铁铉感觉更踏实些。

临沂城地处山东南端，毗邻皖苏，南来北往的商贾行人交错如织。此时虽然新年刚过，数省通衢的景观已经略显端倪。大街小巷中，到处挤满了着各色新衣的人们。

马车在一家客栈门前停下。铁铉立在寒风中匆匆打量一眼，这是座紧夹在两旁店铺中间的三层小楼，斗拱伸出老远，琉璃瓦晶莹剔透，给人一种轻盈活泼之感。二层中间悬挂着巨大的泥金匾额，上书三个大字“客悦来”。

铁铉满意地点点头，转身招呼夫人和两个女儿下车。店中小二眼尖，忙不迭地跑出来帮着从车上拿零零碎碎的包袱行李。一边用讨好的语气说：“客爷，一瞧您就是打南边来的，穿得这么单薄。快进屋去烤烤火，这种天出远门，可真够遭罪的。”

铁铉不以为然地笑笑，看着满大街的炮仗皮破灯笼说：“昨儿还挺热闹的。”

小伙计兴奋起来，嘴巴更勤快了：“可不是嘛！按说洪武爷刚宾天，大伙儿原不该这么由着性子高兴。可话又说回来，建文爷登基头一年，又是个大喜事，热闹热闹也没人管。知府老爷昨晚还在那边街上的青枫楼上看灯了呢！可惜您没赶上，那场面，嘿！”

铺面不是很大，几张八仙桌坐满了饮酒吃饭的客人，显得有些拥挤。店小二在身后帮铁铉扑打几下身上的雪粒招呼道：“客房在二楼，夫人小姐已经上去安置了，老爷您上边请。”

铁铉在嘈杂的人声中略略想了片刻摆手说：“不忙，你去帮着夫人小姐安顿下来，她们想吃什么送些过去。我先在这里小酌两杯驱驱寒。”说着走到墙边一张空桌子旁坐下。

就着几碟小菜闲酌慢饮间，铁铉凝视着棉帘半掩的门口处，雪沙在风中阵阵飘舞，往来杂沓的人们行色匆匆，一种去国怀乡的感觉渐渐凝结心头，沉甸甸地直往下坠。

猜拳行令的吵闹声中就听邻桌有人说：“唉，百年随手过，万事转头空。我爹常说洪武爷神人下凡，几年间就赶跑了鞑子，把那些和他争江山的人打了个稀巴烂，可如今不是说没就没了？人啊，穷富贵贱就这么几十年，想开点儿，痛痛快快地喝！”

“咣”的一声，有人放下酒杯接过话茬：“李大哥，你这话倒实在。不过洪武爷福气着实不小，太子愣没熬过他！倒是皇太孙建文爷捡了个便宜。老话说命里有时自然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我看真是这个理儿。放着那么多儿子没有接着坐江山，倒让皇太孙给继承了，这就是命。”

有个尖细的嗓门冷笑一声：“哼，什么命不命的。叫我说，建文爷这个宝座坐得可不大正呢。你们想想，你爹的家业不让你管，全给了你哥的儿子，你心里是啥滋味？你给你侄子当跑腿的心里能痛快？叫我说，这江山到底归谁，恐怕还得理论理论呢！”

片刻沉默，“吱吱”的几声响，各把杯中的酒咽进肚里。又有人压低嗓门略带几分神秘地说：“你们听说没有，洪武爷那些儿子里头，最厉害的要数北平的燕王了，打跑蒙古鞑子，人家的功劳可不小呢！当年洪武爷就想把江山传给他，后来不知怎的没弄成，如今看着侄子成了皇帝，他心里头气大着呢。从北平那边来的人都说，燕王在北平招兵买马，等准备好了就要杀过来和建文爷夺天下。依我看，没几天太平日子了，天下不久就要大乱！”

话音未落有个低沉的声音喝道：“你不要命啦！要是让锦衣卫听了去，不剥你的皮才怪！”

忽然沉默下来，接着有人打圆场：“对，来喝酒，喝酒！喝完了各自回家搂老婆去，这天可真出不得门了。”少顷便吆五喝六地猜起拳来，和其他桌上的声音汇在一起。

铁铉偏过脸看了看邻桌那几个人，都是一些中年汉子，各色丝巾裹头，素色棉袍长衫，似乎是些常年跑买卖的。铁铉忽然明白过来，为什么自己心绪如此低沉，原来自己也正在为朝中这些传闻忧心忡忡。

想到自己赴任时朝中正廷议汹汹，矛头直指分散在大江南北的各地藩王。年轻的建文帝对于拥兵在外的藩王叔叔们耿耿不能释怀，这种情绪也感染了很多朝臣，大家都觉得，那些手握相当兵权本有希望继承大位的藩王们是一种无形的威压，从心底深处忐忑不安，总觉得新朝不那么让人踏实。

更让铁铉不安的是，去年建文帝登基刚满一个月后，在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人的怂恿下，削藩运动终于开头了。大将李景隆率兵突袭开封的周王府，顷刻间将高贵至极的皇子周王朱肃全家变为阶下囚。这无疑是对王爷们的宣战，很多大臣战战兢兢，大有天下将乱之势。然而半年过去了，藩王们并无动静。平静，奇怪的平静，这是否预示着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正在酝酿中呢？

风卷棉帘打在门上啪啪作响，店外肃肃冷气更衬得店内热气腾腾。伙计们在桌子间穿梭不停，大呼小叫地吆喝着：“来喽，鸡肉丸子！”“看好喽，大冬天的鲤鱼肥嫩嫩！”

门帘忽然高高撩起，随着人影一闪，一股冷气直冲进来，灌进正对门口几桌人的鼻孔里领子中。手握酒杯陷于沉思的铁铉不禁连打几个寒战，头脑活泛过来。正要把杯中的酒往嘴里倒，忽觉肩膀被重重地拍了一把，耳旁有人哈哈笑着说：“哈，寻亲不如撞亲，还真给说着了！铁铉老弟，想不到能在这里碰见你！”

铁铉闻言一愣，忙抬起头，见身旁站着一位四十多岁身材瘦削的儒士，玄色丝巾，头发梢上还沾些未化的雪点。淡绿色棉袍浆得有棱有角板板正正，腰间的红色绦带搭配得有些夺眼。瘦长脸面，淡眉浓须，一弯细眼正笑咪咪地望着自己。

略一迟顿，铁铉大悟似的站起身来，一把拉住那人的手呵呵大笑：“葛诚兄，真是你啊！几年不见，还真不敢认了。来，坐下，坐下！”一边招呼店小二添筷添酒添菜。

接连三杯下肚，葛诚摸摸渐渐红润过来的脸说：“铁铉老弟，你我朝中共事多年，想来还算咱俩最对脾气。洪武三十八年我去北平任了燕府长史，一晃竟是三四年，唉，白驹过隙呀！”

铁铉给两人杯中斟满了，笑笑说：“葛诚兄，你并未显老。我来时就听说朝廷降旨要你回京奏事，琢磨着兴许能在路上碰到，可一出来才知道人在天地间如浮萍归海，哪能有那么巧呢，还真不敢奢望了。”

葛诚也不客气，端起杯一啜而尽，连连哈气：“我也是。在北平就听说老弟升官了，成了执掌一方的封疆大吏……”

铁铉忙打断话头：“快别笑话你老弟了。以咱们兄弟的禀性，原没指望提什么级。不过朝廷既然任命，自当竭力尽责。”

葛诚故意揶揄道：“我知道，这回老弟升官应归功于你留任京师这几年。你想，每天在天子脚下蹭来蹭去，缠缠磨磨，能不升官吗？有道是脚不缠不小，官不

缠不大嘛！哈，哈，哈……”

铁铉也被逗乐了，照他背上连拍两掌：“好你个葛诚兄，还是这般开朗，自你走后，我很少听到如此解颐的话了……你从燕王府来，那边情形怎么样？”

一听这话，葛诚脸色立刻凝重下来，四下打量一番才低声说：“很不好。”

铁铉刚刚轻松下来的心弦立刻又绷紧了，忙凑近些问：“怎么个不好法，你我不是外人，不妨直言相告，我正为皇上和藩王的事挂心呢。”

葛诚再次看看邻桌方慢慢说：“燕王朱棣在先帝洪武皇帝二十六子中最能征善战，你是知道的。洪武二十五年四月皇太子薨，当时就有意要立四皇子燕王为太子，后被大学士刘三吾等人所阻，勉强立了建文为皇太孙。如今建文登基，燕王心中自然不平，更何况传言纷纷，说新皇要推行削藩，逐一制裁各王，再加上去年周王被逮，更是天下人心惶惶。燕王何等人，自然不甘为案上鱼肉，他召集府中心腹，还有一个大和尚叫道衍的，日夜谋划，暗中招募壮士，厉兵秣马，其势不善哪！”

听到之前的传闻确是实情，铁铉悬着的心反而慢慢放了下来。他摩挲着酒杯沉静地说：“葛诚兄，看来形势不妙啊。北平居北镇之首，右拥太行，北枕居庸，燕王又征战多年，沙场之事无所不精，一旦纷争乍起，势必波及全国呀。”

葛诚紧锁眉头：“这次进京，除奏对王府日常事务外，皇上必定会问及燕府有何异动，看来我只有如实作答了，朝廷也好有个准备。”

铁铉看看一脸肃然的葛诚，有些担忧地想，燕王耳目众多，将燕府实情报告了朝廷，一旦让燕王知道，岂不是要招来杀身之祸？不过他知道这样的话对葛诚说出来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张张嘴又咽了回去，只是轻轻叹道：“燕王此人，我看是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呀。可是明哲保身……唉，耿介之士要明哲保身何其难也！”

二人各自想着心事，沉默半晌，葛诚忽然扭脸问道：“险些忘了，夫人和孩子们也同来了吧？”

铁铉勉强笑笑说：“来了，就在楼上。秀英和秀萍一个十四一个十一，都成大姑娘了，三四年不见，你这个葛伯伯未必能认出来喽！”

葛诚一脸不屑：“我不信，外甥不脱舅家相，自家的侄女焉有认不出的道理？喝下这杯酒，咱们上楼去看看。”

刚端起杯，一股冷气扑面打来。二人抬头，看见有个人慢悠悠地挑帘进屋，走到正中央站定了，四下里扫视着哪里有可坐的座位。铁铉见他戴一顶土灰色瓦楞帽，湖青棉袍没过膝盖，一条二指多宽的丝带系在胯部，长长的流苏随风摆动。扎着白色绑腿，一双玄色道士鞋上沾满黄泥。看他似道非道，似儒非儒的打扮，心想这人倒有点意思。

那人四下打量一番，见铁铉他们这张桌只有两人，桌上菜又不多，便几步跨

过来，在对面凳子上坐下。顺手将斜背的一个蓝皮小包摘下来放在桌上，叫喊着要酒要菜，整个店中吵吵嚷嚷，倒也没人在意他。

添酒摆菜中那人见铁铉正斜眼看自己，便微微一笑说：“这位客官好相貌，颌下黑髯似铁，性情必定刚硬。看你脸方如矩，方即是金，命中有金，正主高贵，想必官人您正逢高升之时，恰遇春风得意之际，可贺，可贺！”

那人声音不高，倒让铁铉和葛诚暗吃一惊。葛诚笑道：“我说老弟怎么升得如此快，原来是命里带着的。这位先生，算你说对了，你不妨再给他仔细瞧瞧。”说着递过一杯酒去。

“嗯。”那人也不客气，接过仰脖而尽，抿抿嘴接着说：“恕在下直言，这位官人方面宽额，当然是官场中人，且你命属金，主高升不止，以后还有鱼跃龙门之喜。”见二人含笑而听，口气一转，“可惜官人你额虽宽，但其色略赤，赤色血也，主有血光之凶。”

铁铉和葛诚闻言都是一愣，铁铉忍不住说：“你可看仔细了，不要信口危言耸听，我们并不想给你什么卦钱。”

那人哈哈一笑说：“岂不闻位尊者忧深，禄重者责大，你官位越居越高，颌下黑髯越长越硬，弓硬弦必断，人强岂不易惹祸？！算了算了，自古无钱卦不灵，我又不收你卦钱，白费什么口舌？不说了，各自喝酒。”

葛诚却听出了兴趣，又递过杯酒说：“不知先生尊姓大名，操何营生？”

那人接过来又是一饮而尽：“唉，草木之人还有什么尊姓大名，不过苟活于世罢了。在下姓金名忠，浙江鄞县人氏，长年流落江湖，略通相术，聊以糊口，惭愧，惭愧！”铁铉乍闻自己有血光之灾，不免心惊，这时才缓过神来，附和说道：“金先生，你给这位先生看看，他的命是否比我可好些？”

金忠仔细审视葛诚片刻，慢慢说道：“这位先生眉目清秀，脸呈长形，虽不及你官高，但亦是饱学之士……只是长形为木，木多而金少，情势恐不大好。先生此行之事怕不够顺利。”

几句话说得葛诚也是一阵心寒，不知该从何问起。见二人沉闷，金忠忙赔笑说：“二位官人受惊了，其实在下只是故作惊人之语，不必当真。你们想，算卦这一行当的人多不胜数，且多以奉承夸赞为主，那些求卦的主儿早就听烦了，你偶尔以凶言相告，他心吃一惊，反而更容易相信。雕虫末技，不足挂齿，两位受惊了。来，在下自罚两杯。”

听金忠这般说，两人才略略放下心来，但耿耿中总觉得不很舒服。这时忽听门外乱作一团，有男人恶狠狠的斥责声，有女人尖着嗓门的哭叫声，还夹杂着噼里啪啦的打斗声。

店内霎时寂静下来。有人挑门帘向外看，有人将窗扇推开一条缝，踮着脚尖贴上去瞧。忽然几个人同时惊恐地压低嗓音吆喝道：“快走，锦衣卫来抓人了！”

声音不大，店中却像热油锅里滴进几点水一般，立刻响起一阵乒乒乓乓的桌椅挪动声。没人大声叫嚷，但每个人都显得规规矩矩，连和伙计算账时说话也小心翼翼。在奇怪的沉静中一股脑涌向门口，眨眼散在街上不见了。

金忠见状也是脸色一变，慌忙抓起桌上的包袱，低低道声：“告辞。”转身便走。

铁铉黑下脸一拍桌子：“慢！我铁铉再不济也是朝廷四品命官，这山东就是我的辖区。金先生既然精于相术，竟没有看出来么？区区锦衣卫何以让你吓成这样！”

金忠闻言止住脚步，赔个笑脸说：“铁大人布衣粗服，可达人之貌却是长在脸上的，我刚才不就说了嘛。有大人在这，我一个江湖草民，又不曾犯什么国法，我怕什么？”

外边的吵闹声更响了，铁铉拉葛诚站起身，“走，出去看看，我倒还没见过他们怎么抓人！”

不知什么时候街面上已经冷清下来，雪和泥土混成一股股的黑水四处流淌。“客悦来”门口处的街道上，四五个身着黑短袍红裤子，脚蹬高腰软皮靴子的汉子正和一对男女撕扯不休。铁铉知道，这帮人就是锦衣卫中所谓的缇骑了。

就听其中一个扯起尖嗓门大喝道：“好一个大胆刁民，竟敢阻挡爷们办差，真他妈的怪鸟年年有，偏偏今年多。连他一块锁了，回去慢慢整治！”

被称为刁民的是个中等身材壮壮实实的小伙子。他一边推搡着冲过来的缇骑，一边把旁边那个女子往自己身后拉，嘴上大声分辩着：“你们一定认错了，她是俺媳妇，俺们成婚都快五年了，哪会是什么逃犯！”

尖嗓门夹着几声冷笑又响起来：“好小子，有种！爷们办了几年差，你是头一个说错字的。爷们倒要叫你瞧瞧，到底是谁错了！弟兄们，把这对狗男女锁走，省得在大街上聒噪！”

缇骑们闻言立刻发狠冲上去，一个拽头发，一个拧胳膊，将那后生按倒在地，其余的则抢上去扭住那女子。

那女子惊恐万状，发疯般地哭叫着要跑开。怎奈被人牢牢捉住，拼命撕扯也挣不脱，头发散乱，粉红色裙褪出半截，露出里面的大红小袄。

被按倒在地的后生听见哭叫声，知道情形不妙，心中一急，大喝一声把按住他的两个缇骑掀翻在地，跑过去三把两把将女子拉到身边，二人瞪大惊恐的双眼，紧紧相抱。

缇骑们似乎从未遇到过敢于这么反抗的，愣了片刻，一起把眼光投向站在身后的瘦高个。

铁铉这时才看清，发号施令的家伙穿着倒没什么不同，只是脸上几道横切的刀疤透出一股杀气，看上去让人心惊肉跳。他见众人都住了手，眉头狠狠一皱，

大踏步走上前去。

后生和女子抱得更紧了，像猎狗面前的兔子般哆嗦着向后退挪。瘦高个逼到跟前，盯了他们几眼，突然哈哈大笑，声音阴冷尖刻，让二人毛骨悚然。

笑声突然止住，没等看清，哗啦一声瘦高个从袖中抖出一根细细的铁链。只见黑影一闪，啪的打在后生头上。后生猝不及防，身子摇晃几下，抬手摸摸额头，热乎乎的血已渗出一大片。

女子见到有血流出来，吓得惊叫连连，后生却一声不吭，挺了挺腰身怒目而视。“怎么？小子，不服气？这鞭子是轻的，等会儿回去还有更好的玩意等着你消受呢！”瘦高个冰冷的声音刚落，紧接着又是一鞭子甩过去。

后生这次有了防备，偏头躲过，鞭梢抽空。“哈，还敢躲，反了，真是反了！”瘦高个突然暴怒起来，铁链在他手中呼呼作响，接二连三地打在后生头上身上，还有一鞭子落在女子身上，女子啊的一声惨叫忙捂住头，血从指缝滴落在脸上。

倔犟站立的后生见状，如公牛般跳起来，闷声怒吼道：“日你奶奶，还有没有王法啦？老子跟你们这帮孬龟孙拼了！”一头撞过去，和瘦高个扭作一团。

女子情知闯下大祸，扑过去拉住那后生，凄厉地喊着：“史铁哥，千万别动手，他们可打不得呀！”

后生全然不顾，急切中蹬开女子：“环儿，俺缠住他们，你别管俺，快跑！”可女子没听见一般仍固执地拽那后生。旁边几个缙骑被刚才情形惊得一呆，快步上来帮忙。

眼看脱不了身，后生突然发出一声怒吼，闪电般一拳打在瘦高个脸上，打得他噤噤噤倒退几步，跌倒在地。紧接着后生拳脚并用，几个人一时竟近不到跟前。

看见女子还站在身旁，后生焦急万分地喊道：“环儿，你倒是快跑哇！你忘了你的身子啦，史家还靠着哪！”

女子闻言浑身一震，停止了哭叫，咬咬牙转身便跑，不等众人反应过来，身影已隐没在林林总总的大小店铺中。

几个缙骑见状一起发喊：“不好啦，朝廷要犯逃走啦！”待要去追，又被后生挡在中间，一时间手足无措，急得哇哇乱叫。

瘦高个从地上爬起来，揉着腮帮吐出一口血，恶声叫道：“笨蛋，抄家伙使劲打，他又不用要活的！”

哗啦啦几声脆响，缙骑们手中多了一条细铁链，一起朝后生抽去。后生双手招架不住，头上脸上顿时鼓起几道粗粗的血蚯蚓，有条链子缠在了腿上，被人一拽，扑通滚倒在地上。缙骑们不等他爬起，围上去乱踢乱踩。后生抱着脑袋满地打滚，含糊不清地惨叫着。

冷清的大街空空荡荡，连最喜欢看热闹的人也躲得不见踪影。乱脚踢在身

上的呜呜声传出老远，惨号在空旷街上回荡。

铁铉三人站在“客悦来”旁边的一家杂货铺门口，锦衣卫的威风铁铉不是没听说过，而且还亲眼见过锦衣卫的旗校们在金殿下廷杖大臣，亲耳听到过受廷杖大臣的哀号，但今天的情形，仍令他通身发冷。他捏紧拳头，想要上去和他们理论。刚挪了挪脚，葛诚在身旁使劲拽他一把，悄声说：“铁老弟，锦衣卫可是直接给朝廷办差的，你的话他们能听吗？”

铁铉张张嘴，想想又无话可驳，只好长叹口气。抬眼望去，瘦高个不知从哪里找来根棍子，狞笑着喝道：“闪开，让爷爷我出口恶气！”一棍子砸在后生背上，后生负痛翻身仰面躺倒，双腿蹬起老高。又一棍子过来，不偏不倚正打在两股间，后生全身一阵抽搐，痛彻骨髓地号叫一嗓子便没了动静。

瘦高个收住棍子，朝后生头上踢两脚，见没什么反应，转脸向众人冷笑道：“这小子今天犯癔症，敢搅咱爷们的公差，一棍子打断他的是非根，去给阎王爷当鬼太监吧！”说着几个人附和着笑起来。

突然有人叫道：“哎哟，那个什么王妃跑哪儿去了？”一句话提醒了众人，瘦高个一跺脚：“快搜，她跑不远！”

铁铉没想到，自己作为山东的父母官刚进山东，见到的竟是当街杀人。他心中腾起一股无名烈火，却又不知该如何发泄，憋得脸色铁青。金忠目睹刚才一幕，双腿发软有些站立不稳，偷眼看了铁铉和葛诚一眼，见他们还算镇定，才勉强稳住自己。

缇骑们朝“客悦来”走过来，瘦高个仍提着棍子，大声吩咐道：“把店里的女眷全给弄出来，挨个查仔细，别让那娘们浑水摸鱼！”说着一行人已到门口。

铁铉终于按捺不住，大喝一声：“慢着！”大踏步走上前。

缇骑们并没有注意到他们，闻声吓了一跳，驻足看时，铁铉已经来到跟前。

见他穿着普通，一身儒士打扮，瘦高个并不在意，棍子用力在地上点了两下，冷冷一笑：“哟呵，今儿怎么啦，刚才一个敢拼命的，这又来一个不要命的！小子，我看你满脸胡子跟刺猬似的，不定是哪个山上跑下来的响马贼，快给我锁了回头请赏去！”

几个人答应着抖动铁链走过来。葛诚暗叫不好，飞步上来喊道：“你们不可胡来！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你们山东新上任的父母官，山东参政铁铉！”

瘦高个盯住铁铉上下打量一番，转脸对身后的人说：“怪鸟年年有，偏就今年多。那边的王妃死活不认账，硬说自家是村妇，这边一个臭赶路的就敢说自己是参政。你们瞧瞧，堂堂参政，朝廷四品大官，就是这副模样。参政，参你娘的脚去吧！”说罢几个人哄然大笑。

铁铉觉得两眼发热，似乎要喷出火来，抖着手往怀中掏出一块带着体温的东西。

“既然他敢冒称朝廷命官，还等什么，快把三个都锁了回去领大赏！”瘦高个厉声断喝，迅速围上来。金忠面如土色，后悔自己不该多事，以致无缘无故地大祸临头。

铁铉鼻孔里哼了一声，扬起手中的东西高声说：“睁大你们的狗眼看看，本官有皇上御赐金牌在此！尔等当街行凶，侮辱朝官，该当何罪！”

看见那块闪闪夺目的金牌，走过来的几个人顿时矮了半截，呆立着不知如何是好。瘦高个亦是一愣，靠近几步仔细看了片刻，脸上挤出一丝笑意，点点头说：“果然是新官上任。在下高青山，隶属锦衣卫北镇抚司，正奉命办差。不知大人行辕到此，失敬得很！”

铁铉将金牌塞回怀中，面无表情地说：“高青山，失敬倒不敢当，这‘客悦来’中住着本官的家眷，你们休得进去打扰！”

“哦？”高青山消瘦的刀疤脸又阴冷下来。“大人既然是朝中命官，当然知道锦衣卫与地方官衙互不相干，我们奉上司之命捉拿朝廷钦犯，恕不能从大人所言，得罪了！”摆手要手下人往店里闯。

铁铉闪身堵住店门口，怒目吼道：“没王法的东西，你们哪个敢进，看我打断他的狗腿！”

既然知道了眼前这个大汉确实是新任山东参政，缇骑们的气焰有所收敛，欲进不进地僵持下来。

葛诚见状忙挤过来冲高青山说：“虽说分属不同，但效忠的都是当今皇上。以后你们还要同在山东办差，初次见面，当然要互相给些脸面。参政大人只是不想吓了他的家眷，情理之中的事嘛！再说我们一直在门口站着，亲眼看着那女子沿街向西跑了，怎么会在店里呢！”

高青山摸摸脸上的刀疤，转着眼珠子拿不定主意。倒是身边一个年纪大些的缇骑悄声说：“旗主，‘客悦来’这么近，那王妃必定不敢躲在这里，一定是逃到远处了。既然她还在临沂城中，不怕她飞到天上去，依我说，这些地方官不定日后升到哪一步呢，也别得罪得太紧了，不如……”

话没说完高青山已经有了主意，重又一脸笑意地踱到铁铉面前说：“大人既然执意不让进去，高某自然不敢硬闯。只是日后撞到大人门下，也要给咱留个面子。好，倘若别处追拿不着，恐怕还得回来搅扰大人！”浅浅一鞠，手提木棍领着众人昂首而去。

看他们去远了，金忠慢慢凑到铁铉跟前，小心翼翼地说：“大人原来是新上任的山东参政，真是失敬之极了！”看看铁铉仍怒视着远处，便接着说，“这帮人也太无法无天了，见到朝廷大员也不下跪施礼，还口出不逊，大人您应该参他们一本，看他们还敢不敢乱抖威风！”

铁铉收回目光朝他笑笑：“金先生，给这帮东西撑腰的正是当今皇上，别说四

品了，就是一品二品，只要有圣旨，他们照样按倒在地往死里打！唉，参他们谈何容易呀！”

葛诚沉思着接过话头说：“养痍遗患，迟早是个灾难呀。他们对为官的尚且如此，百姓更何以堪！社稷之忧，不在边关，正在庙堂之内，可惜却无人参破，朝廷上下人人都在忙着不急之务，可惜哟！”

“参破又能怎样，只要圣心不察，一切着急都是徒劳。”铁铉盯着当街横躺的后生，似乎在喃喃自语。

“铁大人，”金忠讨好似的说，“不管怎样，那帮家伙在您面前到底有些顾忌，要是硬闯进去，和家眷们撕撕扯扯，那成什么体统呢！”

“嗯，你说的不错，不过，我不让他们进去还有一层意思，”铁铉看他们迷惑不解，笑了一下说，“他们要抓的那个女子，就躲在客店里。”

葛诚和金忠刚才只盯着缇骑，都没在意那个女子到底跑到哪里去了，此时暗吃一惊，齐声问道：“你怎么知道？”

“我自然亲眼看见。那女子看样子见过些世面，倒不特别惊慌，拐过前面街边那个木牌子后又悄悄返回来，钻进‘客悦来’中，只是不知她此刻藏在何处，我们一起进去看看。”铁铉说罢转身进屋。

金忠走在最后，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何不趁此时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但他立刻又想到自己此次出来的目的，对，既然要干大事，就不能太胆小，这回奇遇，说不定日后能起大作用，且跟上他们见机行事。一边想着，双腿迈进店门。

店内早已空无一人，几个伙计也不见了踪影。桌子上狼藉一片，几条凳子横七竖八地随便乱放。铁铉他们走上二楼，楼上收拾得还算干净，廊柱栏杆擦拭得一尘不染，泛着黑红色冷光。有个三十出头的妇女正站在廊头，装扮很是平常，绾着普通人家的大花髻，淡红罗裙直拖到地下，倒是上身那件红绿相间的百鸟朝凤披风让人觉得雅致不俗。铁铉放慢脚步冲葛诚说：“这就是内人杨氏了，你们见过的，不敢认了吧？”

葛诚也不答话，上前拱手说：“弟妹一路辛苦，我那两个侄女还好吧？”金忠见状也忙上前施礼问好。

妇人先是一愣，随即认出葛诚来，忙不迭地道万福。彼此寒暄后，葛诚指着铁铉对杨氏说：“我这铁老弟就是个受苦的命，升官了也不把妻儿老小用八抬大轿抬到任上来，还劳你娘几个跟着奔波受累。”

铁铉和杨氏笑笑没有说话，葛诚又问：“铁老弟说两个侄女都来了，我那两个侄子呢，怎么没跟了来？”

杨氏这才含笑回答：“福安和康安年岁尚小，怕他们受不得这番劳累，挨不得这等寒冷，寄养在户部侍郎卓敬家了，待天暖了再接来。”

葛诚“哦”了一声点点头，见杨氏不住地瞟金忠，似乎有话想说又有些顾虑。

正要开口引见，铁铨说话了：“这位先生叫金忠，是我们刚遇到的相面高手，胸襟坦诚。别在外头干冻着，快进屋吧！”

杨氏这才犹豫地说道：“刚才……刚才有个年轻女子闯进屋里，头上还流着血，样子怪吓人的。她说她被坏人追杀，求我们救她一命，将她藏起来。我自己不敢做主，倒是秀英她们两个丫头不知天高地厚，不由分说把她留在了屋里，幸好没人追上来……”

葛诚和金忠对视一眼，自然明白那女子是谁，连忙跟着进到屋里。

屋子是个一进三间的套间，正中客厅的陈设很简单，窗下摆放着一张雕花条桌，两侧各有一把看上去很厚实的八仙椅，靠外侧几个坐褥围着一张茶几，墙上胡乱挂些字画，因为外面光线较暗，屋里多少显得有些陈旧。不过地板刚刚抹拭过，泛着淡淡的木质光，让人感到洁净而沉寂。

秀英和秀萍两个听到动静早跑出来，见过葛诚和金忠，一边一个拉着娘的手小声嘀咕不停，不时地捂住嘴暗笑。金忠见她们眼角不住地往自己这边扫视，料是在议论自己这身算卦先生的打扮，不自在地低下头去。

铁铨喝道：“你俩老大不小了，怎么一点都不沉稳！你们救下的那个人呢，领出来问问她怎么回事？”

二人答应一声扭身进了里屋，扶着个女子走出来。她头上缠着白纱巾，有点点血迹渗出来，神情已平静许多，对着众人深深道个万福，语音清脆地说：“奴家多谢众位大人和夫人小姐的搭救之恩。”便退到一侧和秀英秀萍站到一起，紧接着问道，“各位大人，史铁他……他怎么样了？”声音有些打战，听得出来是强忍内心的不安。

铁铨看看那女子，诧异地发现她容貌竟异常秀丽，虽未施粉黛，却自然白皙，龙眉凤眼，青髻如云，自有一番绝色之处，暗想此人断非乡间普通女子，定有一些来头，便答非所问地说：“你姓甚名谁，为何让锦衣卫们缠上了？”

那女的虽然心里焦急，但还是强忍住回答说：“奴家叫翠环，住在城北十里处的史家庄。今天凑巧有人赶马车进城，俺便和丈夫捎脚来看热闹，不想让那帮人缠上了，俺……俺也不知咋回事。史铁他，他到底怎么样了？”

铁铨料想她在说慌，看看葛诚，葛诚也是一脸将信将疑，就冷冷地说道：“他已经让锦衣卫打死了。”

翠环不由得“啊”了一声，脸涨得通红，尖声叫道：“史铁哥，都是俺害了你呀！”没头苍蝇一般朝门外扑去。秀英和秀萍手快，一把从后面拉住。翠环挣扎不脱，捂脸大哭：“史铁哥，你等等俺，俺也随你去了！”说着一头朝对面门旁的墙上撞去，杨夫人正好坐在门旁，忙扑过去拦住。翠环哭闹着寻死觅活，母女三人拉扯不住，乱作一团。

金忠没想到出现这种局面，站起来走到后窗前，掀开一条缝隙看看那个叫史